

# 充满隐喻 脑洞很大

## ——“雪姨”王琳、“十公主”佟童 谈话剧《盛魔》

《盛魔》是一部充满象征主义、且带有悬疑元素的心理剧。王琳扮演的米子，看似是位小说家，创造了身世不明的虚假名媛、取向神秘的海归精英、冒充学生的自媒体人、假扮高官的小吏四个小说里的人物。某日，这四人受M先生之邀赴宴，结果只有一位侍者出现，M先生始终只以声音示人。最终，观众会发现，其实这四人，加上侍者和M先生，都是米子分裂出的6个人格。为了让米子最终走向康复，分裂人格以自毁的方式，成就米子的完整。而所谓的小说，不过

是病中的米子的日记。M，也是个中心对称的字母，可以从中一分为二，分开的部分彼此为对方的镜像——全剧也充满镜像的意味……

这是童星出身、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博士的佟童编剧、导演的新作，由上海市文创资金扶持孵化，作为“双轮驱动”创新戏剧产业模式推出的首部作品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完成首轮演出，全票售罄，收获了不俗的观众口碑。其实，这不仅仅是佟童内心的创作，也是作为导演的她与女主角王琳的对话——作为曾以“雪姨”这个角色被大众所熟知的王琳，也希望展示自己的多样化、多层次舞台表演。



■ 《盛魔》剧照

### 『十公主』佟童 看似盛宴 实为困局



■ 佟童(左)与王琳

### 『雪姨』王琳 享受悲伤 才会成长

佟童3岁就开始拍电影，《陌生的爱》《我想有个家》《微笑的螃蟹》等让她崭露头角。一部《少年大钦差》让她瞬间有了粉丝团：“一下成为关注的焦点，这种转变其实是可怕的。”当时，她不过在读中学。由于她从小生活环境就与影视圈比较近，反而让她在成长道路上时刻反思：“我一定要去做演员吗？”

沉淀过后，她潜心学业最终出国留学就读于纽约大学，担任联合国抗击艾滋病青少年爱心大使、作为编导带领中国学生会进入纽约林肯中心演出、成为NBA特派体育记者、拍摄纪录片采访华裔名人陈香梅等，“纽约和上海很像，让我既开阔了眼界又有安全感。”身处国际移民城市，也参加过一些不同领域的社交活动，让她对人性的研究愈发产生了兴趣：“无论是性本善说，还是性本恶说，其实，人性都不能被单纯界定在某个端点。自我意识的觉醒十分重要。”

以上就是她创作《盛魔》的出发点，7年前，这部戏还名为《M先生的盛宴》，参加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，有了雏形，演了初版。新版《盛魔》取自“盛宴”的谐音，“魔”本义释为：在梦中遭遇可怕的事而呻吟、

惊叫，而“盛魔”的剧名正是象征现代文明中人类所面对的精神困境，窥探本质是人性的欲望魔盒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，是否走出迷宫围城一切全在个人。“光怪陆离的现场，展现的其实是虚浮的社交方式。”随着剧情的一步推进，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层层相叠、环环相扣、险象环生，每个角色就仿佛被“层层剥笋”，最终露出了真实底色：“看起来是盛宴，其实是每个人的精神困局，也是所有人交织在一起的‘盛大的噩梦’”。

该剧正如她描述的那样在超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切换。剧情框架，要慢慢进入、慢慢体会才能逐渐恍然大悟；一些人物设定，都来自真实的社会事件，既有反讽意味又有着对可恨之人的可悲同情。

虽然佟童已到了而立之年，但看起来依然如“十公主”的模样，与《盛魔》的深刻、宏大完全相反。或者说，看了《盛魔》，很难想象这是一部童星出身的女性导演的作品。她也懂得哪怕人性再有噩梦之处，终究会被救赎与感召。因而，全剧结尾是“自我牺牲”的6个分裂人格——只有他们消逝，女主人公米子才会完整而健康。

一袭白裙的王琳，走上大剧院中剧场台口的刹那，就有坐在6排的观众从包里掏出了望远镜——26年来，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在剧场里看到“雪姨”真人！作为原创话剧《盛魔》的主演，这位曾经在上戏表演系和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的演员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：“有雪姨这个角色在前，能让我一直顺利地在影视圈、综艺圈走到今天，但大家未必知道我是王琳。这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不幸。幸运的是，至少还有一个角色让大家记住了，不幸的是，因为雪姨这个角色深入人心，所以大家不接受我去演其他类型的角色……因而，我愿意来挑战演技话剧。”

#### 我要去演话剧

雪姨，不仅存在于电视剧《情深雨蒙蒙》之中，还存在于网上——多年后一段雪姨敲门的戏，以短视频乃至表情包的形式展现了网生一代的复杂情感，意外让雪姨成为网红且持续至今。

事实上，专访王琳，需要半个排练厅的场地——她安静诉说时仿如爆竹猫，缩在沙发里，语调低沉；谈及理念时，她会施展肢体语言的魅力，站起身来跑圆场，眼睛放光、语调高亢。她还会自嘲：“我好像长了张没文化的脸”，随即严肃地表达艺术观。她整个人，就像忽明忽暗的火焰。

“‘雪姨’走红真是误打误撞，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大家都不接受我去扮演其他类型的角色”，王琳确实一方面感激“雪姨”这个角色给她带来的关注度，另一方面也遗憾戏路拓宽的想法受限，“这句台词我在上个剧本里说过”。当艺术转变成单纯的技术，对于一位有创造力的演员而言就产生了心理落差：“我热爱演戏，但有一阶段我

困惑于成为流水线上的技工，不断自我重复。没有创作激情，会觉得演戏也成了煎熬。”

王琳看了四遍陈佩斯主演的《戏台》，热爱濮存昕导演的藏语版《哈姆雷特》：“这两部戏，可以反复回味，我就在想，我也要去演话剧——演员在舞台上，才会闪光。”

#### 彻底断了退路

《盛魔》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话剧，充满隐喻、符号且人物的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交错。编剧、导演是童星出身的佟童，她的父亲佟瑞敏也正是王琳的老师。看着导演长大的演员还不多见，但她俩相识多年，“可以脑洞很大，可以携手合作。感谢佟童妹妹给我这次重返舞台的机会。”

排戏前10天，王琳在家一副很郁闷的模样，搞得身旁的保姆一脸担忧：“你搞成这样是干嘛呢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呢，还是在说台词呀？”王琳始终在思考：“风格化的表演，如何融入行动”。说罢，她一边起身一边演示：“假名媛赴宴时始终在听弦外之音。当她看到对面土里土气的人‘是与土地打交道的’，第一反应是搞农业的；当听到有人问是否在机关工作，立刻明白此人其实是管土地的官员……”于是，饰演假名媛女演员的姿态立刻从背对转而殷切靠拢，双目凝视……“我们要在动作的韵律里把潜台词说清楚。”因为人物颇复杂，道具颇象征，所以表演一定要有层次，否则会让观众困惑。

“社交活动咬住了钩，一连串的面具被钓了出来”——这句台词是全剧的灵魂。在王琳的解读下，该剧又具备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。她一针见血道：“这部剧讽刺的其实就是社会浮夸的那一面。你以为赴宴后会发现一片森林，但有时候却发现这仅仅是泡沫……”这其实是一部社会问题剧——乃乱象寓言。“看似长了张没文化的脸”的王琳说：“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黑暗的，是光的缺口造成的。善，才是这个社会的本源。”

“我可以很闹，我也可以很静，演米子这个角色很合适”，王琳觉得自己也有很多面，“我还很较真儿，想通了才能去做。”她一方面完全信赖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导演佟童，另一方面也因为排戏而活在焦虑中：“直到我听说票子都卖完了，这才彻底断了退路。”

盛魔，是盛宴，也是“盛大的噩梦”。她坦言，“人多，依然会感觉孤独；而且人越多，孤独感会越强烈。”人，要去告别盛魔，告别负能量，告别抑郁，“但是不能依赖药物——一个人与三五好友做有意义的事，才不孤独。”

她与儿子分隔在大洋两岸，平常通过视频沟通。她甚至还会与儿子的同学一起视频聊天：“悲伤是化了妆的祝福，享受过这种悲伤并走出困境之后，才会突飞猛进地成长。”

据悉，话剧《盛魔》将从明年正式启动全国巡演。 本报记者 朱光



■ “雪姨”王琳在《盛魔》中